

纽约皇后学院访学手记

苏雪冰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 北京 100081)

【中图分类号】J32.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2018(2013)04-0112-03

2010-2011年,笔者在美国纽约皇后学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期间经历了其教学实践的排练、演出过程,深有感触。其中所包含的中西舞蹈教育教学的差异,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

纽约皇后大学在每学期的期末都有舞蹈系教师的作品展示,这是该系的一门舞蹈实践课,其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由教师创作,学生表演的方式;另一种则是由学生创作,学生自行表演的方式。在与殷梅老师交谈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她希望来皇后大学的访问学者们都能参加她的舞蹈作品排练,与此同时,我们对能够参加“洋人老师”舞蹈作品排练的期望也很大,希望能借此机会感受不同的舞蹈文化,并了解美国大学里舞蹈教师与学生之间交流与合作的过程及方式。

一、排练

有创作计划的老师会在开学初根据自己所要创作的内容来挑选合适的演员,学生自愿报名,需要自己准备一段小舞蹈,或者是几个舞蹈动作,以展示自己。但是我们到学校的时候这一选拔过程已经结束,就由殷梅老师把我们推荐给JOSEPH老师,JOSEPH非常热情地接受了我们,并向我们介绍:这个舞蹈作品他原来的计划是只有女生参加,现在加了两个男生(胡岩和史博)后需要调整作品的结构。虽说参加舞蹈排练的人员是老师亲自挑选出的,但学生的舞蹈程度相差较大,有的学生仅仅是喜欢舞蹈,之前并没有过多接触,更谈不上有所训练,即便是舞蹈专业的学生,也仅仅是她在大学期间选择了“舞蹈”这一专业,与北京舞蹈学院学生的情况

不同。

JOSEPH老师舞蹈作品的排练在我们加入之前已在进行中,时间定在每周三下午。为了争取进度,我们很快地跟进了排练。因为演员的水平高低不齐,舞蹈排练的过程有些艰难。印象中经常一下午反复练习同一组动作,甚至连续几个星期都在重复排练同一组舞蹈动作。刚开始的时候,我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一直重复同一组动作,导致长时间的排练却不见有何成效。而JOSEPH老师不说哪里出问题,或者是谁做错了,只是让我们一遍遍地反复。在舞蹈学院的学习和训练中,我习惯于“知错就改”,因此特别希望有人可以告诉我:动作要求是什么,需要怎么做才能达到编导想象中期待的“那一个”。经过我的观察,终于找出这一问题的根源:总被反复做的那一段舞蹈是有最多艺术处理的一段,JOSEPH的设计是:这一段舞蹈的音乐节奏是每句十三拍,反复四遍,一句音乐为一个单位,舞蹈动作是步伐向左七拍、向右五拍行走的不规则分配;全体女演员同时在舞台上出现,演员被分成三组,一、三组是同样节奏,之间相差一句音乐,第二组与第一组相差七拍节奏,由于那个音乐的旋律不是太清晰,需要演员要有较好的心理节奏,才能够把握节拍。大部分的时间,是我还没有出场,或者是刚做一遍的时候,就从头开始了。原因就是,同一组动作由于节奏及人员的交叉,以至于第二组的动作总是不自觉地受第一组人员干扰,无法坚持独立完成自己的动作及节奏。她们中有的学生在舞蹈时注意力不集中,再加上有时候会有缺席,所以,看似简单的动作与节奏的安排,对于在场排练的学生来说,好

【收稿日期】2013-04-22

【作者简介】苏雪冰,女,艺术硕士(MFA),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汉族民间舞教学与研究。

似有点难,所以出现了我所说的“几个星期都在重复排同一组动作”的状态。

这种无限度的反复让我的心里有些焦躁,我不得不佩服 JOSEPH 的耐心。他在排练的过程中从来不说谁错了,或者是埋怨某个人的缺席,更多的是不厌其烦地亲自示范每一组动作、节奏,并且在每一遍之后都先夸奖大家,再说出欠缺的地方,最后才要求大家“再来一遍!”他让我教他用中文说“再来一遍”不过他学中文的能力和我学英文的能力一样差,每次都是我在替他说,他略带滑稽学语言的样子总是逗得大家开怀大笑,他也总是不失时机地要求“再来一遍”,大家就在这种欢乐的气氛中,跟着他共同追寻着完美,因而不辞辛苦、毫无怨言地跳了一遍又一遍。

其实想想,我没必要觉得心理上无法承受,这种重复的排练只不过使我消耗了一些耐力,也只不过是影响了我体力的恢复,直到演出前联排了三场后,我的体力才算是适应了这个舞蹈作品的长度。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 JOSEPH 老师排练的过程中心情是愉悦的。假设,在舞蹈的过程中都不曾感受到愉悦,那么如何能更好地舞动?严格要求固然重要,但如果教师授课的方式方法把握不当,师生都在感受委屈的歇斯底里中进行工作,如何舞动?

这“折磨”的排练使我记住了 JOSEPH 的耐心和他看似不经意却具有智慧的做法。他有意识地培养了学生在舞蹈时的自信心,如果 JOSEPH 说出因为是哪个同学的错误,需要大家陪着练习,会使做对动作的学生产生怨言和情绪,同时又使做错动作的学生备受打击,挫伤学生在舞蹈中的自信心和积极性。而且我相信 JOSEPH 心里也认为,舞蹈需要“熟能生巧”、舞蹈需要大家的通力合作,需要在磨合中达成默契。JOSEPH 营造了一个愉快的氛围,给学生留了一个空间、一个希望,告诉你就快完成,给你留了一个可以追求的愿望,使学生们心情愉悦地舞蹈。

同样 JOSEPH 在这个舞蹈作品中有几处让学生自行编创的环节,从专业眼光看,也许学生所设计出的动作过于简单,但 JOSEPH 在这些动作上进行调整,并鼓励学生,调动出学生的积极性,给予学生创作其中的观念,而不仅仅是完成、模仿老师的作品就可以的,这使学生有了主动参予的精神意识。

回想在我们的课堂中老师也会与学生共同完成

部分组合的编排或者创作,而我们的教师有时会过于独断,一味地要求学生按照自己的方法做,忽略了学生的感受。如果学生所做内容达不到要求,教师可能会彻底推翻学生所做内容,将自己的方式再次强加给学生。现在看来,这种做法会使学生在课堂上没有足够的兴趣,或者很容易就使学生的心灵受到伤害,而教师强加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虽然,我们确实在教学的要求、对结果设定的追求有所不同,JOSEPH 的这些做法让我感受到:他是在“以学生为本”的观念中完成自己的舞蹈创作。毕竟这是一门课,老师不仅要完成舞蹈作品的编排,更重要的是在过程中培养学生能够真实地、积极地参予到创作空间中的可能性,注重为学生提供在排练中感受、了解舞蹈作品创作的过程和方式,并不单单只是挑选演员为教师的舞蹈作品服务,这样的做法更好地体现出这门舞蹈实践课所应包含的内容,突出了“实践”本身的价值。

二、演出

舞蹈实践演出的时间为 12 月 9 日至 12 日,在皇后学院的小剧场公演四场。从 4 日开始在剧场走台,7 号开始了联排和彩排,并为 9 号的正式演出做着相应的准备工作。在首场演出之前,JOSEPH 在每个化妆间寻找他的演员们,他给每个学生都准备了一小袋巧克力和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 Thank you for your beautiful dancing!! 当我看见卡片上的文字的时候,顿时产生出遇见“伯乐”的兴奋!使我产生出: JOSEPH 是欣赏我舞蹈的人,他能看出我在舞蹈中的优秀表现的心理!可是瞬间我又内疚,原因是昨天我在表演的时候又做错动作,而且那个“转”也没很好地完成。我旋转的能力特别差,尤其是单腿转的动作。在我学习舞蹈的过程中,从来就轮不到我在舞台上做“单腿转”。JOSEPH 也胆大,竟然敢让我在舞蹈中做这一类的动作,而且那还是我在这一个舞蹈中的“SOLO”部分。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弱项要暴露在公众面前的时候,都会有不正常的表现。在舞蹈即将接近那一组动作时,提前八拍就开始心跳加速,每次都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完成动作,还好几场演出的整体表现还不算太辜负 JOSEPH 对我的期望。

这使我回想起上大学时,当年还是“年幼无知”的我,对舞蹈的追求不够严谨、执着。我总是做不到

自觉地练习,每次系里通知有演出任务,我总是根据摸索出的“规律”掐着时间去练习。有那么一次,系里“违反规律”提前开始了审查工作。这个“不合乎规律”的做法,打破了我以往的侥幸心理,结果就是:被老师在半数民间舞系学生的跟前批评了一顿,我无语,它确实是我的错。第二天在沙龙舞台联排,昨天批评我的老师略微表扬了一下,结果一转身,又被另一位批评了……显而易见,今天的这位老师没见到我前一天的表演程度,看见我退步了给予我批评,而昨天的老师见到我前一天的表演,两次的表演对比出我稍稍有进步,就“略微”表扬了我。这两位老师就像家里的父母一样: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而我也为了怕再被批评,第三天开始了自己的练习。

通过以上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是否可以笼统的归结出:在老师的鼓励下,学生会心甘情愿地、勤奋地练习,在老师的批评下可以产生出为了避免被老师批评,开始被动的练习。这两种不同心理所产生的学习状态一定是有所区别的,舞台表演的结果也就不可同日而语。

三、感恩

舞蹈系的其他教师在演出前联排的时候就已经来观看过学生的表演,而且有的老师不止看过一次。每次表演结束时,老师们都会在观众席和学生演员相互交谈,了解演出效果。老师们会主动地去拥抱学生,听得最多的是老师们激动、热情地夸奖学生们出色的表演,学生们也都特别高兴,感谢老师们来观看他们的表演。有个女孩在演出结束后,抱着同学们哭得一塌糊涂。她曾经参加过此次殷梅老师的排练,由于他父亲生病的缘故,她没能继续参加排练并表演,此时在这样融洽、煽情的气氛中,观看过同学们的表演的她心情一定是复杂的。不可否认,我略微觉得西方老师们过于热情的表达中,带点客套,但

你也不得不承认,同学们被包裹在热情的气氛中,是抵挡不住煽情的诱惑的。老师们在这一个场合中给予了学生极大的鼓励,是激发同学们在每一场表演中能够全身心投入的催发剂,促使了每一场表演的质量都有明显的提高。

此时,我也是学生的身份,老师们对我赞美的语言,让我非常受用。JOSEPH 竟然当着所有在场老师的面,告诉我“SU,我每次看见你在殷梅舞蹈中那条斜线的表演时,我都会流泪,我看见你是那么的高兴,脸上带着微笑的感觉是那么的幸福。”JOSEPH 的这一番话使我没有办法和他计较,他让我穿着体操服就上台了,还是银色吊带的。学舞这么多年,从来都不敢想我会穿这个上台,而且在舞蹈中还做单腿转的……我有着许多的不适应和不情愿,但此时此刻,我不和他计较了,我欣然接受了他对我的夸奖,不仅接受,还想着明天应该早点进剧场练习,以实际行动感谢他对我赞美。

同时,我也身为舞蹈教师,和这些老师们有着同样的工作性质,而我在观看完学生表演的时候,从来没有以他们这样的方式去和学生交流过。在国内,教师都显得比较清醒和理智,或许是我们怯于表达自己,或者是认为我们需要找寻学生的不足来帮助她(他),而吝惜了赞美。可是你不得不意识到:这样的鼓励对于学生而言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总是说:教师的一举一动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学生,为何我们只是选择对学生近似批评教育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关爱呢?为何我们不选择这种热情去感动学生、鼓励学生、影响学生的方式呢?教学的手段是多样的,请老师们不要只局限于我们所习惯的一种表达方式,有时运用赞美的语言、拥抱的力量,远远超越我们对学生苦口婆心的近似责备和批评的关爱。

(实习责任编辑:雍文昂)